



“面水靠山 宝藏其间” 石达开藏宝 金佛山山王坪？

□刘先畅



金佛山山王坪(图片源自网络)

山王坪地处南川境内的世界自然遗产金佛山边。说起山王坪，有人赞不绝口，好得不得了。至于到底好在什么地方，那真是一言难尽，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着实令人向往：山王坪有宝，石达开所藏。

石达开，太平天国领袖，1851年12月被封为翼王，与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一样，赫赫有名。

山王坪与石达开有关，财富去向令人着迷

笔者上山王坪不下10次，一直在考察山王坪的绝妙之处，几乎每次都听到关于石达开的传说。

时至今日，虽然山王坪有“中国首批森林氧吧”“国内首个喀斯特生态公园”“森林氧吧”“生态公园”这些牌子也是宝，但是，要笔者说出山王坪的显著，说出石达开的宝藏，还是比较困难的。

传说山王坪与东海龙王、玉皇大帝有关。这一传说令山王坪的宝藏顿时玄乎起来。对于日趋现实的人们来说，编纂演绎的神话、传说，无论怎么天花乱坠、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还是不大可信的。

至于山王坪的许多景观，诸如水井山、围腰坟、水杉林、马脑城、生态石林等等，无论多么形似、神似，与神州大地上的许多地物一样，都有牵强附会的成分，都有相似雷同的部分，难免给人千篇一律、似曾相识的感觉，与价值连城的宝物沾不上多大的边儿。

笔者认为最有价值的传说，应该是山王坪与石达开有关，与石达开的宝藏相联。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聚拢了大量的财富。太平天国失败后，这些财富的去向令人着迷。

反滥杀而救无辜，求一死而赎三军

2017年初夏，6月18日，天气晴朗。南川区作协组织文友上山王坪开展文学采风活动。

这一次重上山王坪，我们首先来到观音岩驿站。笔者不知道当年的石达开是否到过这个驿站，只回想起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世平曾经的解释：“乌江流域和大娄山脉一带，都曾有过石达开活动的遗迹，而且石达开攻下涪州(今重庆涪陵)后西进綦江、南川等地是必经之路。”据1929年脱稿之《南川县志》载：“花坟山上连营一片，昼则旌旗蔽日，夜则灯火烛天。”

这说明石达开西征期间必经南川，但他未必一定要经过观音岩驿站，也未必要将宝物藏于这个小小的驿站。寻访石达开的足迹和他的宝藏，还得深入现在的山王坪，特别是相传与石达开有关的遗迹。

我们来到铁厂坪，这个传说石达开开设兵工厂的地方，虽然看不到那些冷兵器新鲜出炉，听不到操练兵马的雄壮呐喊，却可以恣意想象出1862年2月至1863年5月，石达开在此安营扎寨，制造兵器，旌旗招展，战鼓震天。这样的想象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查阅清末民初的四川地图，方圆几十里都没有地域名称标注，但铁厂坪却标在其中。而铁厂坪未必就是石达开藏宝之地。

石达开在山王坪厉兵秣马，还有点将台、将军山遗迹可以作证。西征途中，石达开曾转战川、滇、黔、湘，在四川几进几出。旧版《桐梓县志》《綦江县志》有所记载，清政府曾调令南川、桐梓的团练阻击西征的太平军。可见，石达开屯兵南川山王坪应该有据可考证。

站在点将台前，笔者不由猜想起石达开屯兵山王坪的用意，不知是不是准备再展宏图，继续反清，恩泽更多的黎民百姓，而不是殃及无辜。石达开尽量不殃及无辜，更不滥杀无辜，才使得自己威望升高，威振四方。天京是太平天国首都。在1856年秋的天京事变中，杨秀清及其

家人被杀，幕府部属、他们的家人及其他军民共2万多人也被杀。石达开抵达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韦昌辉顿起杀意，石达开当夜逃出金陵城。其后，在洪秀全的密令下，韦昌辉大开杀戒，尽杀石达开府中家属。洪秀全、韦昌辉与石达开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将军山，笔者想象着石达开作为一名将军，赏罚分明，率领官兵英勇前进，带领部属勤理政务。期间，不乏对部属们的爱护和对无辜者的保护。这种爱护与保护已然成为石达开的行事风格。石达开曾奉诏回到天京，合朝同举“提理政务”。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韦昌辉亲族也得到保护和重用，使天京人心迅速安定下来。特别是1863年5月，太平军兵陷大渡河南岸，前有汹涌江水，后有追兵而至，石达开粮尽道穷，为救部下性命，他携年仅5岁的幼子石定忠亲赴清营投降，求一死而赎三军。只是残忍的清军背信弃义，将石达开余部杀尽，石达开被押解到成都凌迟处死，年仅32岁。

反滥杀而救无辜，惩首恶而放部属，求一死而赎三军，难道这就是石达开的宝？藏于石达开人生故事里的宝？

面水靠山、宝藏其间

而今，站在山王坪的太平山上怀古，怀想当年石达开屯兵山王坪，从事农耕放牧，以求休养生息，伺机东山再起，笔者不禁感慨良多。

石达开在山王坪期间，杀富济贫，惩恶扬善，军纪严明，从不扰民，保得一方平安，深得民心；官兵死后，不准占地垒坟，屍骨一律火化为灰，洒于后山之河，故称“灰汪河”，这也是太平天国在山王坪查无实据之谜。

石达开兵败前夕，把自己的宝藏全部藏匿起来，放在了某个地方。石达开被处决之时，仰天长叹，只留下“面水靠山、宝藏其间”八个字，据说这就是石达开藏宝之地。

后人根据石达开的人生事迹及临死前留下的八个字，推测贵州安顺场和重庆山王坪这两个地方极有可能藏有宝藏。相对于安顺场，山王坪藏有宝藏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里有当年石达开最喜爱的妃子之墓，此地背靠大山，宛如太师椅，面对江水，犹如金飘带。而石达开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这是自己爱妃之墓，只留下一块无字碑。

150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找到石达开的宝藏。如今，无字碑、将军台、点将台、将军山、太平山、太平关、铁厂坪这些遗迹因为没有挖掘开发，笔者不必细细描述，山王坪也没有石达开雕像和纪念地。石达开宝藏山王坪则需要时间来考查证实，更需要用实物来揭开谜底。

“面水靠山、宝藏其间”，仿佛是一帘神秘的面纱，富有无穷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的人们不停地前往。“面水靠山”，面的是凤嘴江水还是乌江水长江水？靠的是将军山太平山还是金佛山？好奇的人们总想探个究竟。凤嘴江水比较浅，太平山比较小，而乌江水长江水太深，金佛山太大，要揭开那帘神秘的面纱，找到石达开宝藏殊为不易，自然需要更多的耐心探究。

南川当地有句俗语：不登山王坪，枉为南川行。人们甚至说，多上山王坪，或许有朝一日，你就破解了隐语“面水靠山、宝藏其间”，蓦然发现了石达开的宝藏，成为石达开宝藏的第一发现者。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綦江永城吹打(图片源自网络)

加入流行元素，古乐奏出新音符 永城吹打传承300年

□张学成

20年前的春天，笔者到綦江日报工作的第二年。当时笔者随行到永城镇采访，第一次欣赏到綦江永城吹打，镇上一位文化干部说：“刘家吹打班传承已有300多年了。”

当时笔者感兴趣的就是他们300多年的历史。后来，笔者又专程到永城镇进行专题采访，采访的第一个人就是班主刘道荣。

刘道荣介绍说，他的先祖刘义文原是湖北孝感人，从小就爱好音乐，常常自制竹笛、竹哨吹歌自乐。5岁时一位老师傅相中他并收为徒，开始了吹吹打打的生活。15岁时，刘义文牵头领着兄弟和侄子组建了自家的锣鼓队。他们常常聚在院坝，轮流学习吹奏或打击技法。时间久了，就形成了刘家吹打乐队，当地人遇到红白喜事都找他们去吹打。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刘家班第7代传人刘继梳举家迁往重庆，唢呐和锣鼓家什也被带来了过来，在綦江永城一带定居后，又日渐形成了吹打乐班。

到綦江后，刘家班先辈吸收了川剧里的川钹、堂鼓、竹节鼓、苏钹、铙子、钩锣、荡锣、小马锣、大鼓等打击乐器，另配上自制的鸟鸣器、哨子等，以营造各种情景氛围和模拟鸟叫……

民国初期，国民政府出台了新的礼俗制度，把“奏乐”纳入这一制度当中，使民间吹打乐如虎添翼。那时，永城镇流传一段谚语：“七寸唢呐拿在手，五音六律里边有，婚丧嫁娶没有它，闷声闷气难难受。”

到了刘道荣这代人，刘家乐班得到更大发展，乐班除了参加乡村的红白喜事吹打，还参加县、市举办的文艺活动，获过市里的音乐大奖，他们的吹打也多次走上电视屏幕。2007年5月，以刘家班为主体的永城吹打入选了重庆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刘道荣被指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08年6月，国务院批准永城吹打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

永城镇中华村是全市有名的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永城吹打就活跃在风景如画的中华村，村里建有“永城吹打陈列室”。永城吹打以唢呐见长，通常由7种不同大小型号自制的唢呐组成，按高中低音逐级递减，从小到大依次是海笛、三台、二台、头台、莽台、大台，特台，最小的海笛杆长仅15厘米，喇叭口径10厘米，音色明亮，穿透力特别强，最大的一支低音唢呐杆长180厘米，喇叭口径直径80厘米，是低音谱表下加一线的F，音色浑厚圆润，极富磁性。唢呐组合音域宽，力度厚，高中低音齐全，声区搭配得当，韵律和谐，声音宏亮，震撼力强。

刘道荣介绍说，永城吹打的演奏派别系“马蜂派”，因吹奏时用喉头的颤音发出马蜂一样的嗡嗡声而得名。永城吹打与农村生活方式紧紧相连，吹打的仪式可分为婚庆、寿庆、丧礼、祭祀、节会、农事等类别。在演奏技艺上，按吹法和打法的不同组合，可分为品打、刁打、散打、干打、夹打、刁散打、竹叶吹奏、口哨等形式，可以吹打的曲牌有1000多个，单是迎亲嫁娶，就要吹12个不同的曲牌……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吹打演奏，把气氛渲染得恰到好处，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让刘道荣欣慰的是，刘家乐班第18代传人刘春兰两年前成立了一家演艺公司，对永城吹打的传统曲牌进行再开发，加入流行元素。刘春兰的创新让人耳目一新，更让永城吹打这个古老艺术散发出新活力。刘道荣说：“这种创新我很赞成，既传承了传统，又让永城吹打有了新的舞台。相信永城吹打会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记住这个吹打艺术。”

(作者单位：綦江区融媒体中心)